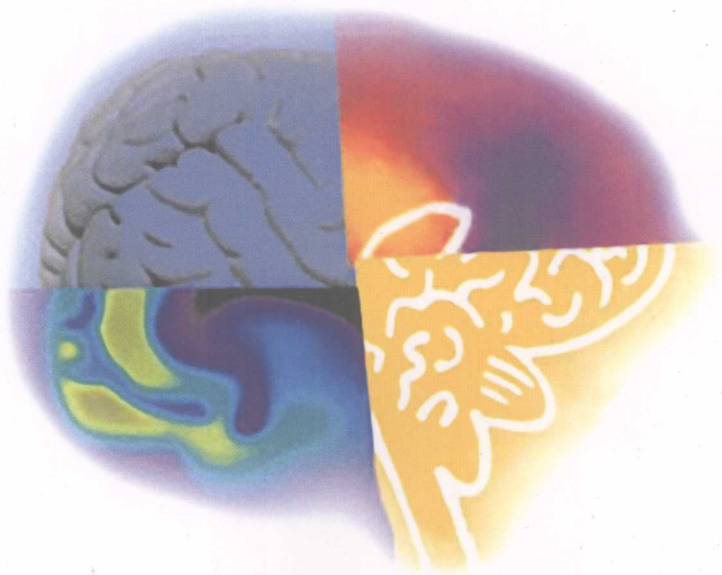


Focus and Scal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1 Acquisition
of CAI and JIU in Mandarin Chinese

焦点与级差：现代汉语 “才”和“就”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杨小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焦点与级差:现代汉语“才”和“就”的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Focus and Scal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1 Acquisition of CAI and JIU in Mandarin Chinese

杨小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点与级差:现代汉语“才”和“就”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Focus and Scal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1 Acquisition of CAI and JIU in Mandarin Chinese/杨小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301-15049-8

I. 焦… II. 杨… III. 汉语-儿童语言-研究 IV. H1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599 号

书 名: 焦点与级差:现代汉语“才”和“就”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Focus and Scal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1 Acquisition of
CAI and JIU in Mandarin Chinese

著作责任者: 杨小璐 著

责任编辑: 白雪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049-8/H · 22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0.125 印张 267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研究语言获得

李行德

1. 本书的特点

杨小璐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从事教研工作期间(1987—1998年)所指导的、专攻一语研究的第一位博士生。^① 她的博士论文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在形式语义学的基础上,通过五种不同的实验手段,研究4至8岁普通话儿童对“才”和“就”的理解和使用,从而了解级差词语和限制焦点的认知结构。作为级差词语,“才”和“就”跟句法语义界面有密切的关系,跨越数量、时间和条件假设三个认知领域,涉及说话者的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的级差关系。例如,句(1a)的“才”标记着,在时间轴上,“他三点来”这个事件比说话者预期的晚;(1b)的“就”则标记事件的发生比预期早。句(2a)和(2b)反映这两个级差词在数量轴上的对立:前者表示,实际数量比说话者预期量多,而后者则表示实际量少于预期量。在表示条件假设方面,“才”表达必要条件,而“就”则表达充分条件。句(3a)表示,放红色球是天平秤翘起来的必要条件,若放别的球,天平秤一定不会翘起来;句(3b)则表示,如果放红色球,天平秤必定翘起;但如不放红色球,天平秤也一样有可能翘起。作为限制焦点词,“才/就”和“只(有)”一样,其语义结构有两部分,为预设和断言,它的逻辑表达式包含全称

^① 由于后来我在中文大学英文系应否容许语言学研究这个问题上,与校方有分歧,辞职他去,杨小璐的论文名义上改由邓慧兰教授指导,但实际上论文的理论思路、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都是跟我详细讨论过的。

量化。以句子(4a)为例,“只/就”处于主语后谓语前,它的焦点是谓语或谓语的一部分,焦点为谓语时,句子的逻辑表达式可以(5a')表示,简单说,这个句子的预设是“小男孩提水桶”,而句子的断言则为“所有属性,如果它是动作而又又是小男孩所进行的话,那它必定是提水桶”,就是说小男孩没有进行任何不是“提水桶”的行动,他只/就提水桶。句子(4b)中,“只/就”处于主语前,它的限制焦点就是主语,逻辑表达式可以(5b')表示,就是说只有小男孩(而没有别人)在提着水桶。

- (1) a. 他三点才来。
 b. 他三点就来了。
 (2) a. 他吃了三碗饭才饱。
 b. 他吃了三碗饭就饱了。
 (3) a. 放红色球天平秤才会翘起来。
 b. 放红色球天平秤就会翘起来。
 (4) a. 小男孩只/就提着水桶。
 b. 只有/就小男孩提着水桶。
 (5) a'. 预设:提水桶(小男孩)。

断言: $\forall p$ [动作(P) & P(小男孩)] $\rightarrow$ P = 提水桶。

b'. 预设:提水桶(小男孩)。

断言: $\forall x$, [人(x) & 提水桶(x)] $\rightarrow$ x = 小男孩。

以上关于“才/就”的语义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现象,但这种语言知识如何在个体发生展现,即小孩在不同阶段如何理解“才/就”的种种语义特点,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非通过实证研究无法找出答案。杨博士论文的贡献,在于她以形式语义学的描述为基础,通过各种实验手段,探讨儿童大脑中的语言表达式,提出一系列问题:普通话儿童何时对“才/就”的级差义特点产生敏感?他们对这两个词在不同认知领域的掌握是同步进行,还是反映相对独立的获得过程?小孩如何理解“才/就/只”作为限制焦点词的逻辑辖域特点,在什么年龄才能发展到成人的水平?这些问题与语言获得可能性、自然语言逻辑表达式的发生、和句法和语义界面特征如何获得等问题,都有

着重要的关联。

杨小璐的各种实验结果都有力地证明,跟“就”相比,“才”标记性较强。4至6岁小孩对这两个词的级差用法,显示一定的敏感度,但还没完全掌握。儿童理解“才/就”在时间和数量范畴的级差用法,显然比理解它们在条件假设范畴的差异来得早。同年龄段的小孩在理解“才/就”的限制辖域和焦点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反映强烈的谓语句联系倾向。也就是说,许多儿童并不区分(4a)和(4b)这样的句子,而且把(4b)理解为(4a)。这种儿童语言研究所反映的儿童语义表达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义子集原则(Semantic Subset Principle)作为普遍习得原则的真确性。普通话儿童要晚到8岁才完整掌握“才/就”的各种语义特点。这一现象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种语言形式如果跟大脑的概念/意向系统相联系,由于跟语言系统外的语用和认知因素有关,其获得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和纯形态句法形式的获得不同。杨小璐的论文将儿童汉语研究和形式语义学及语言获得理论联系起来,即使多年后重读仍然感到,它的一些实验设计新颖独特。它尝试通过多种实验手段反复验证不同假设,体现一种对一个理论课题的锲而不舍的整体性思考,得到的成果令人振奋。

这篇论文即将出版,很荣幸能有机会为杨博士写序。在写序的同时,也让我重新思考,论文所采用的语言学理论角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儿童语言研究取向,跟别的儿童语言研究方法有什么差别?借此机会,容许我对汉语儿童语言研究的历史做一些回顾和反省。

2. 西方儿童语言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的儿童语言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已有了坚实的基础,无论从研究数量、调查深度、研究方法以及所得成就,都显示了可观的成果,反映一个学科分支的逐步形成。儿童心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学者 Preyer (1898)在他的著作《儿童的心理:第二部分》里面,用了三章的篇幅对一个德语小孩从出生到三周岁在认知、语音、词汇方

面的发展,作了逐月的详细观察。^① 蒲来尔注意到,他所观察的小孩,在第43天说出了第一个辅音,在第11个月开始发如 tr-、pr-等辅音串;儿童在一岁前所发的音,许多都不是环境语(即德语)里面存在的。从他的描述可知,他的小孩在第23个月用一个单词很明确地陈述了一个判断,在第707天开始用双词句(Preyer 1898: 102-151)。美国心理学者 Moore (1896)对一个英语小孩从出生到两岁期间的认知和语言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此书对儿童的自然观察法作出总结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她把自己的研究法概括为:对所有活动和状况变化表现的观察、对每一个这样的活动和状况变化的情景的观察,以及对这些观察的及时记录。她认为,这样的自然研究法和控制条件的研究法同样有价值。^② Moore (1896: 115-134)记录了所观察小孩在12至40周内主要发的音和音节,以及小孩使用的475个词,并对这些词所经历的语音变化作了一些观察。她还列举了15个语义难以确定、用在多种场合的词语。在那个时候,她已注意到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词语飞跃现象,小孩在第82周开始,使用的名词发展得极为迅速,动词则要到第97个星期才开始快速增长。美国学者 Pelsma (1910)记录了他的女儿在一、二、三、四周岁的词汇,并以传统语法把每个观察点的儿童词汇划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等8个词类。根据 Pelsma 的统计,就英语儿童词汇研究而言,当时已发表了75个儿童词汇量报告,因此对英语儿童的词汇发展,已能描绘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其后面世的包含儿童语言研究的著作,如 Waddle (1918), Stern (1924), Buhler (1930), Piaget (1930/1968), McCarthy (1930), Lewis (1951)等心理学家的研究,都在详细实证素材的基础上,既使用自然观察法,也采用控制性的调查手段,对儿童早期的

① 蒲来尔(Preyer 1898)这本儿童心理巨著共三节,书的第一部分包括首两节,研究儿童知觉和意志的发展,有孙国华、唐钺译1960年的中译本《幼儿的感觉与意志》。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三节,研究儿童智力的发展,尚未看到中译本。

② 在 Moore 的学说里,儿童心里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视觉发展(seeing, 1-4个月);第二个阶段是感觉发展(feeling, 4-7个月);第三阶段是探索发展(examination, 7-12个月);第4个阶段为语言发展(speaking, 1-2岁)。

语音和词汇的发展,总结出一些发展的轨迹。这些前人所注意到的儿童语言现象包括:婴儿咿呀语特点、幼儿非常态发音、儿童语言发展阶段、单词句、词语发展飞跃、命名的顿悟(naming insight)、句法出现的年龄、儿童的电报式言语、词语词类分析、早期词汇发展名词和动词的不对称、儿童语言发展中的性别和阶层差异、语言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方 20 世纪中叶前的语言获得研究,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主要是作为儿童心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的,除了雅柯布逊(1941)的儿童音系研究之外,^①几乎全是心理学者的作品。这些研究报告的调查和论证,并没有参照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所关注的现象主要在语音、词汇和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对句法和语义系统只有零碎的观察。总体而言,这些著作缺乏一种基本的系统观点,没有把语言看成一种具有各种形式对立、而当中层次结构起着关键作用的符号系统,而且对语音、句法、语义各个层面表达式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未能将儿童语言的特点跟语言的基本特性联系起来。这种局面,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发生根本改变。

1957 年,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结构》,提出转换语法的形式系统。1959 年,他发表对斯金纳《言语行为》一书尖锐的评论(Chomsky 1957, 1959),对心理学界的语言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儿童语言研究的面貌。从 1960 年开始,儿童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理论正式建立了联系;语言学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人的语言本能,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从而解决儿童如何能获得语言的问题,而语言学理论同时给儿童语言研究带来大量有待验证的假设(Chomsky 1965)。发展儿童心理语言学之父布朗 1973 年发表的《一语》(Brown 1973),就是反映这种儿童语言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典范作品,它将转换语法如普遍语法、以及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句法概

^① Jakobson (1941/1968) 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儿童语音发展提出了两阶段论,认为咿呀语音阶段和单词阶段里面的儿童发音,性质完全不同,两个阶段发展的模式也相异。这本经典著作,还首次确立了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言共性之间的关系。此书中译本有陈永禹(2006)。有关雅柯布森的理论,请参看钱军(2001)和王士元(2006)。

念,用在分析儿童语言素材上,揭示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① 由于生成语法对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产生的冲击,儿童语言学者开始像分析成人语言那样来认真分析儿童语言的每一个细节。到了80年代,随着原则与参数语法模式的兴起(Chomsky 1981, 1986, 1988),许多儿童语言学者认识到,儿童语言跟成人语言之间的差异,都是反映普遍语法在不同情况下的体现,在本质上跟成人语言之间的差异没有差别(Hyams 1987, Crain 1990)。^② 过去五十年,由于语言学理论被引入心理语言学领域,儿童语言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新发现,让我们对儿童语言获得的输入情况、习得机制和各种语言特征的发展轨道,有了理论的认识。我们不但对许多语种儿童语言中的音系、语序、论元结构、虚词短语范畴、关系子句、复句类型等特点有了基本掌握,而且就儿童如何辨别语言环境中语音单位的分布、儿童如何理解句法短语结构和约束原则等普遍语法特征、也取得了初步了解。这种种让人倾倒神往的研究,不但理论思考大胆而严谨,而且还用上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实验工具。除了传统的自然行为观察方法之外,还发展出一些控制性较强的行为方法,来看儿童的语言理解和使用,如诱导重复,动作演示、故事描述、图片验证、语句真值判断等手段;另外还发明了一些专门用于测试婴儿的实验程序,包括婴儿吸吮反应法、差别凝视观察法等。^③

3. 结合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儿童语言

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起步很晚,虽然清代学者江永在他的《音学

① Brown (1973) 研究三个英语小孩的纵向发展,年龄涵盖一岁半到四岁这个年龄段,得出14个虚词的先后获得顺序,包括动词的进行体标记-ing,过去时态标记-ed、不定/有定冠词 a/the 等虚词,并试图从这些虚词的转换推衍程序来预测它们的获得顺序。

② 赵元任(1935)里面就看到,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差别,跟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同样性质的差异。

③ Wexler & Culicover (1980) 对儿童语言的输入和获得之间的关系,提出深刻的分析。Slobin (1985-1997) 收录了多个语种的儿童语言调查报告。Mehler & Dupoux (1994), Mehler & Christophe (1995) 总结了一岁前婴儿的语音感知能力。Crain (1990) 和 Crain & Thornton (1998) 讨论了许多关于儿童对约束原则认识的实验结果。McDaniel et al (1996) 系统介绍了各种儿童语法测试法。

辨微》(1759)里面对幼儿声母的发展顺序作了一些重要的观察(Kaim 1971),但首次对儿童语言作出系统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心理学者陈鹤琴(1925)。陈鹤琴在书中多次引用上述 Preyer、Moore、Waddle 等人的著作,借鉴他们的自然观察法,对所观察小孩的发音和词汇作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以下一些例子可见一斑。陈鹤琴注意到,他的小孩两岁前所说的“限于一字”;快两岁以后,小孩已能说两三字的句子;两岁以后,小孩的言语发达非常快,这与我们现在的认识显然是一致的。

175 天: “ng”这个声音表示他的需要,拒绝和厌恶三种意思的。(205 页)

71 周: 他知道“drum,”“stool,”“sit down”。(215 页)

72 周: 他能够叫 daddy 了。他晓得“cat”的意思。(216 页)

1 岁 9 个月: 现在他不能说字首“s”,“l”,“r”,“f”的声音。(p218)

2 岁 3 个月: “R”的声音完全发生了。他说“老头儿”说得很清楚很正确。
(222 页)

2 岁 5 个月: 这个小孩在八个小时共说了 922 句句,其中共有 27 句问句,
共合 2368 个字,每句句平均计有 2.6 个字。(257 页)

尽管陈鹤琴注意到儿童语言多方面细节,但由于他不是语言学者,他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欧美儿童心理学者对语言系统的了解,侧重语音和词汇,句法分析限于词类分布,所观察到的各种儿童语言现象缺少一个语言理论把它们统摄起来。

赵元任(1934)是中国语言学第一篇儿童语言的详细描述,分析了一名两岁半和一名四岁的北平小孩的语音系统。他注意到,那个四岁小孩的声母除了边音 l 和卷舌擦音和塞擦音还发不准确外,其他声母都跟成人一样;小孩的韵母鼻韵尾出现脱落,韵母比成人的简化。至于另一个两岁半小孩的声母,除了上述儿童辅音特征外,还显示送气塞音变不送气的现象,韵母也有简化,但表现为-u-介音的脱落。赵元任把儿童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描述,同时跟成人音系加以对照。他说,“它自成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它跟它所处的环境语言的正则读音的关系,正如另一方言(或另一时代的语言)跟这语言的关系一样”(242 页)。就是说,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差别,跟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同样性质的差异。赵元任在 1951 年发表了另

一篇儿童语言个案分析,描写了一名28个月大的小孩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Chao 1951)。论文除了提供语音分析外,还对小孩的话题结构、助词“的”、代词、数词、词类、问句等现象,都提出深刻的观察。其中提到,小孩的词类可能没有成人区分的那么细。小孩说“手灯”来表示“摸灯”,说“看报”时,可能指称看报纸这个行动,也可能指称报纸这种物体。赵元任结合语言理论来研究儿童语言,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用到具体儿童话语的分析上去。

20世纪50年代后的儿童汉语研究,在海外较为系统完整的个案研究,以马来西亚大学 Li Lai Ha (1968) 的儿童粤语调查和加州大学 Erbaugh (1982) 的台湾国语儿童语言研究为两个重要的里程碑。80年代期间,台湾的心理学者程小危(1985)和张欣戊(Chang 1984, 1988)分别在追踪观察和实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幼儿最初的基本句法特质,以及儿童的被动句和关系子句作了深入的分析。80年代后,香港、台湾和海外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普通话、粤语、台湾闽南语的儿童语言专题论文。^①

在中国内地,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由于朱智贤、许政援、朱曼殊、缪小春等儿童心理学者的努力开拓,取得了许多儿童语言的研究成果(见朱曼殊1986)。这些研究以横向实验方法为主,就汉语儿童的词类、语序、简单陈述句型、复合句、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空间词、量词、疑问词等作了初步调查。80年代后,语言学家加入到儿童语言研究的行列,开始以丰富的纵向追踪个案研究资料,结合一些横向实验,把成人语法体系用到儿童语言分析上来,揭示了儿童句法发展的许多规律。李宇明、唐志东(1991)以两个普通话儿童三岁前的追踪语料为基础,对句末助词问句、正反问句和特指问句的出现顺序,以及儿童使用这些问句时的句式和疑问程度,总结了一些规律。李宇明、陈前瑞(1998)用横向实验方法,通过一个儿童普遍熟悉的故事,测试了3至6岁小孩对问句的理解,进一步确定儿童对各种问句的理解和他们可能采用的策略,并比较了两种调查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周国光(1997)利用自然观察和话题诱导的方法,

① 有关1995年前海外的汉语儿童研究,请参看李行德(1997)。

调查了 90 名 1 岁半至 5 岁的普通话儿童的话语中出现的各种句法结构,就儿童各个阶段使用的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双宾语结构、定中名词短语结构、以及连谓结构等句式,对它们的句法分类和所表达的语义,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并就儿童获得句法的机制和策略,提出一些构想。周国光、王葆华(2001)进一步探讨了同年龄段儿童的比较句和方所句。孔令达等(2004)考查了幼儿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和副词的发展情况,分析其中各种子类的句法分布和语义特点。所用的语料来自超过 100 名 5 岁以下小孩的横向调查,辅以两个追踪个案,分别从 8 个月追踪至 2 岁 4 个月和从 1 岁 8 个月跟踪至 2 岁 8 个月。书中提出许多重要的观察:例如,作者观察到儿童具有优先获得基本类名词的倾向,在动词方面,他们认为动作动词的获得先于心理动词,而后的获得又先于存现动词。这些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值得进一步去验证。

尽管中国心理语言学者对汉语儿童语言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些基础研究所必需的语料数据,在儿童语法方面可以说已远远超过了陈鹤琴(1925)和 Chao(1951)。但是跟西方过去一百年的儿童语言研究相比,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经过不同研究队伍反复验证而能确认的规律,还是相当有限的。例如,我们对婴儿咿呀发音的语音特点、早期音系如何形成、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轨迹、早期语序和论元结构、名词短语结构的发生、儿童对模态词以及句末助词的理解和使用等,都缺乏严格意义上科学规律般的了解。过去三十年的汉语儿童语言研究成功地把汉语语法学应用到儿童汉语的分析上,在语法研究的分类基础上,得出一系列极有理论价值的观察总结。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整体而言,许多研究极少参照普通语言学理论,较少关注语言获得的共性问题,大量忽略境外的汉语儿童语言研究成果,甚少将汉语儿童语言和其他语种的儿童语言相比较,缺乏不同科研队伍之间就同样课题的互相引用和比较,尚未就儿童语言调查

和分析方法确立规范,^①在语料汇集和实验调查方法上显得异常保守,^②而且在这个本质上具有跨学科特性的领域,基本上还没看到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儿童语言研究。如果我们同意,儿童语言研究是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值得我们挖掘汉语资源去发展的经验科学,那么上述研究情况的改变,应该是大家所殷切盼望看到的。

根据我的理解,一个从语言学理论角度进行的儿童语言研究向,意味着它具有以下几点特点。首先,它对目标语属性的描述,不管是语音、词汇或者语法,应该建基于一个在一定理论框架下对成人语言所做的分析。这是因为,儿童习得目标语的某些属性,在开始的时候,他的语法可能跟成人不同,但最终他的语法将演变为成人语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研究普通话韵母系统的获得,就必先对汉语韵母系统具备一个理论的分析;如果我们探讨儿童获得关系子句,就必先有一个对关系子句结构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所依据的理论架构,按不同流派会有所不同,但应该是一种原则上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框架。^③第二,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儿童语言,就必须探索语言获得可能性这个课题,就是说儿童在初始状态的语言系统到底具有什么特点,而儿童大脑中的语言系统是如何经历不同阶段而演变成成人系统的。当然,每个研究课题只能关注一个小侧

① 比如说,一些报告提出小孩在某个阶段掌握了某些语言特点,或者说小孩获得某个结构先于另外一些结构,但往往没有说明,这种获得或顺序是如何断定的。一些报告没有很严格区分小孩的发自语句和模仿语句,或没有清楚界定这两种语句的差别。

② 据我所知,在实验方面,上世纪70年代就发展出来、一直为婴儿语言感知研究者广为乐用的婴儿吸吮反应法,目前在境内还没看到使用这种手段的研究。差别凝视观察法也发展了近二十年了,对我国汉语儿童语言研究者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手段。至于自然观察法,如果参看 Menn & Ratner (2000) 里面诸学者对儿童自然话语分析法的深入探讨,就能了解目前与国外的差距。

③ 从事普通语言学理论工作的学者,都意识到儿童语言对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这种关注并非限于生成学派。例如, Halliday (1975, 1998) 运用系统一功能理论框架来分析早期儿童语言,韩礼德的观点跟乔姆斯基大不一样,他否认有先天的语言知识,而且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及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但这种研究也是受普通语言学启发而提出的儿童语言分析。但我们也应该指出,的确没有一个语言学学派像生成语法一样,那么突出语言获得的理论地位。

面,而且我们现阶段仍无法直接观察,在大脑神经生理的层面,各种语言表达式是怎样体现的,然而我们仍能利用儿童的各种认知行为证据,来做出关于大脑初始状态的推测。例如,如果幼儿在明显缺乏输入证据的情况下,能显示对名词短语位移或空论元的敏感,那么这种知识就难以追溯到经验。这种跟语言学理论挂钩的做法,强调儿童语言的系统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只孤立地看某些词语或句式,而要观察这些词语和句式所反映的系统性,以及不同的词语、句式之间的联系。第三,从语言学理论出发的语言获得研究,必然跟本体研究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儿童语言调查能印证语言理论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对成人语言分析提出支持或质疑。另一方面,正如 Lust, Chien & Flynn (1987) 所指出那样,儿童行为资料充满“杂音”,任何特定条件下诱发的语言行为,都混杂了许多可能跟语言无关的干扰因素。正因为如此,如果调查所得的结果和语言学理论所预期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本身就是对调查结果的极大地肯定。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我们观察到一种语言获得规律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不能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那么这种发现的真实性就会大大减弱。因为,所发现的规律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所导致的。^① 第四,受语言理论启发的语言获得研究,必须关注其他语种儿童语言的发现,因为倘若我们想通过儿童语言来了解人类语言的共性,其他类型儿童语言的获得特点,有助我们了解哪些获得规律是普遍的,哪些只适用于特定语言,也有利于澄清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一个调查某种儿童语言的研究,即使不是以比较为主题,它也能从其他儿童语言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启发。这方面,各国心理语言学者对主语脱落现象和对动词非限定式的跨语言分析,就有力地表明,儿童语言研究

① Lust, Chien & Flynn (1987) 这点方法论上的看法,看起来有点抽象,但实际上是很具体的,在儿童语言行为研究里面,常会碰到难以确定真实性的规律。比如说,我们发现某一类名词先于另一类名词出现。如果缺乏一种名词语义发展的理论,很难判断这种发现是否构成一种规律。当然,如果我们能把某种儿童语言发现回溯到一些非语言固有的认知规律,也能加强这种发现的真实性。

的跨语言视野,能大大提高我们对幼儿语言发展的认识。^①

杨小璐的论文反映上述研究取向的几个方面。^②关于“才”和“就”的研究文献很多,从形式语义学角度来描述它们特点的文献,以 Paris (1981)、白梅丽(1987)、Biq (1984)、Lai (1995)为主。论文采用并评估了这些前人的分析,以及它们可能给语言获得带来的启示,对 Lai (1995)统一处理“才/就”在时间数量和条件假设方面的用法,表示质疑。由于限制焦点结构引入两种逻辑元素,算子和变元,这些元素是普遍语法的核心部分,体现人类的天赋认知能力。儿童如何获得限制焦点的语言逻辑结构,国际上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寥寥可数。因此研究汉语“才/就”的焦点结构,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初始状态,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由于汉语“才/就”除限制焦点功能外,还具有跨认知范畴的特点,体现在时间、数量和条件假设三方面,汉语儿童如何获得这一组虚词,对其他语言的焦点获得研究,以及对我们了解句法和概念系统界面的语言特点如何被儿童获得,有一定参考价值。杨小璐采用不同的实验方法去反复确认儿童行为的系统性,其中包括诱导复述、句子选择、图片检验和情境检验的真值判断等测试,借此判断儿童大脑里的语义表达式,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充实而具信服力,是我国句法语义界面获得研究开先河的作品。其中所用的一些测试手段,如调查“才/就”的条件假设用法的实验设计,值得借鉴。杨论文参考了 Crain 关于英语限制焦点的获得研究,用汉语语料对语义子集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思辨和验证,所得结果对其他语言限制焦点的获得有参考价值。

杨小璐论文的部分内容,曾在我国核心刊物以及国际会议上发表,但贯穿整篇论文的理论思考及实验设计的详细考虑,由于篇幅

① 儿童语言的模态词研究,也因跨语言参照而有所发展。从事儿童英语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表认知模态的能愿动词(如 may, must),小孩很晚才获得,因而引致人们认为,认知模态是较晚获得的语义范畴。但韩语儿童很早就使用表认知模态的句末助词(Choi 1991),说明认知模态本身并不一定是很晚才出现的范畴。有关主语脱落现象和对动词非限定式的跨语种儿童语言分析,可参看 Guasti (2003)。

② 近年来,国内逐渐出现一些具语言学理论角度的汉语获得论文,如杨蓓(2002)、范莉(2007)。这是可喜现象。

所限,难以反映在所发表的论文。我殷切期待,这本论文的出版,有利于推动我国学者从理论语言学角度来进行儿童语言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促进儿童汉语研究和国际语言获得研究的交流互动。

参考书目

- 白梅丽(Marie-Claude Paris),1987,现代汉语中“就”和“才”的语义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390—398页。
- 陈鹤琴,1925,《儿童心理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 陈永禹,2006,罗曼·雅可布森《儿童语言、失语症及语音通则》。《辅仁外语学报》第三期,63—144页。
- 程小危,1986,习国语幼儿最初期语法规则之本质及其可能的学习历程。《中华心理学刊》第30卷,93—122页。
- 范莉,2007,《儿童和成人语法中的否定和否定辖域》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孔令达等,2004,《汉族儿童实词习得研究》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行德,1997,语言发展理论和汉语儿童语言。《现代外语》,1997(4),59—91页。
- 李宇明,1995,《儿童语言的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陈前瑞,1998,《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儿童问句系统的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唐志东,1991,《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罗曼·雅柯布森,2001,《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编,钱军、王力译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王士元,2006,浅谈索绪尔与雅可布森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辅仁外语学报》第三期,1—21页。
- 杨蓓,2002,《上海儿童的上海话音系习得》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赵元任,1935,方言性变调语音三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卷第2期,241—253页。
- 周国光,1997,《汉语句法结构习得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周国光、王葆华,2001,《儿童句式发展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朱曼殊主编,1986,《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Biq, Yung-O (毕永娥). 1984.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cai” and*

- “*jiu*” in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Bühler, K. 1930.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a summary of modern psychological theory*. Translated from the Fifth German Edition (1919) by Oscar Oes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Chang, Hsin-Wu. 1984. The comprehension of complex Chinese sentences by children: relative clause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26, No. 1, 57-66.
- Chang, Hsin-Wu. 1986. Young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the Chinese passives. In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s. H. Kao and R. Hoosain.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o, Yuen Ren. 1951. The Cantian idiolec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poken by a twenty-eight-months-old Child.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 Vol. XI, pp.27-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printed in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ed. A. Dil. 197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i, Soonja. 1991. Early acquisition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Korean: a study of sentence-ending affixes in the spontaneous speech of three children. *First Language* 11, 93-119.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59. Review o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Language* 35. 1, 26-58.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rain, S. 1991.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absence of exper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 597-650. Reprinted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ore readings*, ed. P. Bloo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rain, S. and R. Thornton. 1998. *Investiga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MIT Press.
- Guasti, T. 2003.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growth of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 London: Edward Arnold.